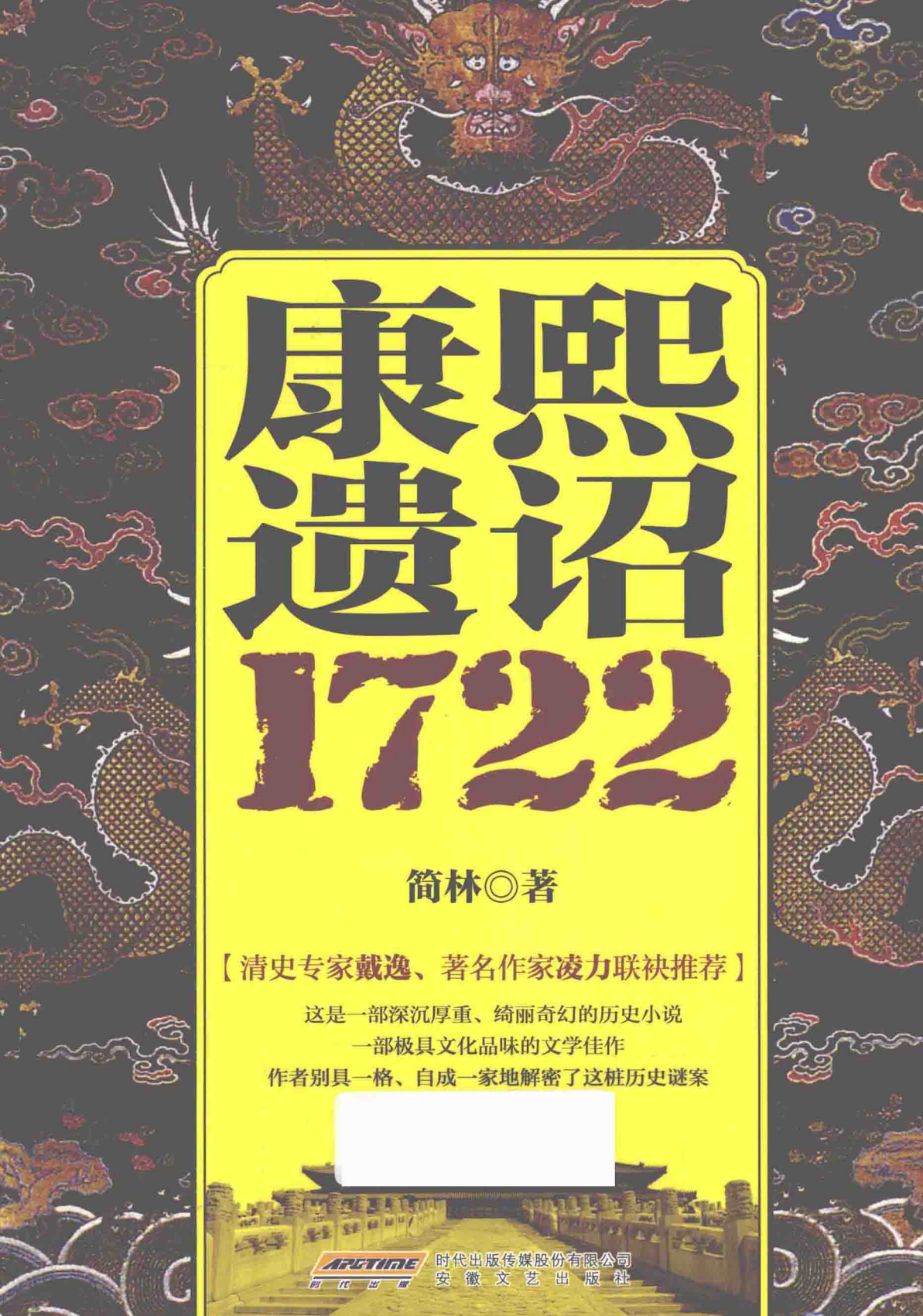




康熙 遗诏 1722

简林◎著

【清史专家戴逸、著名作家凌力联袂推荐】

这是一部深沉厚重、绮丽奇幻的历史小说

一部极具文化品味的文学佳作

作者别具一格、自成一家地解密了这桩历史谜案



APE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简林◎著

康熙 遗诏 1722



时代出版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熙遗诏:1722/ 简林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396-5398-3

I. ①康… II. ①简…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1606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6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中所有的历史细节都是真实的。

所有的现代人物均为虚构。

序 言

《康熙遗诏：1722》是一部故事十分奇特而叙事不失严谨的历史小说，讲述的是中国清朝的历史，地点却从美国的纽约铺开，由纽约文物拍卖场的一件清朝雍正年间宫廷瓷器，将读者引入康熙晚年皇位继承的疑案之中。随着情节一步一步地展开而寻踪探究，书中充满悬念，令读者难以释手。

雍正继位是清代历史中一件最为引人注目的大案。雍正皇帝究竟是合法继位或非法篡位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题目，也是中国封建时代难以解决的政治难题。由此，烛影斧声，杀戮相继，甚至兵戎相见，战祸连连。其中充满了各类错综复杂、难以解开的谜团。这是清代历史的一个热门题目，至今仍然没有定论。而将此一历史疑案的争论以文学形式铺陈展开则还是首次。此书奇特的地方在于它的结构，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所有叙述历史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作者运用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写法。书中所叙述的不仅仅是一件历史宫廷大案，而且是围绕着雍正继位一案而多层次地展开，广泛描述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历史文化给我们现代人所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甚至触及目前西方历史学界就清朝时期开发西部边疆的历史定位、满族入关以后的汉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提出历史是活的，历史是有颜色的，书中将逝去的历史通过活灵活现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

目前世界文学领域中，很多西方畅销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将历史、文化、宗教的因素糅合到文学当中，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我们现在看到的《康熙遗诏：1722》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书中所描述的历史大多采用了清代的历史档案史料，并

非完全向壁虚构,确有史实根据。需要指出的还有,作者运用了大量形象思维,创造了很多新奇之境,将历史与现在,将过去与未来融合到一起,这是一个大胆尝试。

中国文字有极为突出的特点。中国文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灿烂的文学诗篇,出现过可以与世界上任何文学媲美的文章。推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表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文字上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可以看出作者试图给读者带来一种文字上的享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此书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知识,而且给人以启迪,激发了读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探究。

戴 逸

2014 年 9 月 30 日

1

我在这里，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回到从前的地方，却又完全不记得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所有的历史在不断地重复，历史的恐怖与错乱超出逻辑、理性与传统。不起眼的偶然事件驾驭了大历史。人生短促。过去的时间如何决定现在？没有人知道。所谓知道的人不过都是在讷讷碎语、痴人说梦、胡说八道。时间把历史切断，以至于让后来的人无法判断几百年间发生过的事情。就像大门口前面的那一对石头狮子。没有人知道，一百年前，那一对狮子是铁打的。同样没有人知道，那一对铁狮子是有灵魂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会在胡同中游荡，正是因此，这一条胡同才叫“铁狮子胡同”。

秦迈将最后一个字敲出来后，觉得那字在不断跳动，跳动过程中发出七色光彩，而字后面的颜色是雪色之青。

那种颜色真的变成了雪。

几片雪轻飘，渐渐地雪花变多、变厚。景山顶处向南，紫禁城一片琉璃瓦。大雪扑天而下，瞬间覆盖住所有的宫瓦，盖住了这座有五百年历史、充满辉煌与血腥的皇城。

太和殿外面，没有一丝声音。站立在雪中的侍卫全身被雪罩住，他们像是立于雪中的雕像。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太和殿右上角琉璃瓦上一只乌鸦在灰暗天空中的凄凉叫声。那声音震得琉璃瓦上的雪扑扑落下。

畅春园附近，一片小树林里，马蹄在雪中敲打，马鼻孔中冒出阵阵白气。雪花弥漫中，渐渐露出一排战马。那是皇家骑兵。马队开始小步行

进,渐渐加快。

地上残雪,惨淡月光,一片宁静中传来马蹄声。声音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小丛林边的大道上出现了黑压压的队伍。

队伍前面的是引人注目的大轿。大轿前的顶马,一排四骑,前后四排,一色红里透黑,膘肥体壮,毛梢亮得出油,犹如缎子,马额头上一溜系着红缨子,嚼、环、鞍,配置着铜什件,左右丝缰拢在马鞍桥上,四匹一排;马一律昂着头,头上的缨子在一条直线上。当马蹄似乎落地时,慢慢将蹄子一蜷,缩回一尺五,看上去像是迈一大步,而实际上却只走五寸,这刚好与后面轿夫的步伐相等。马蹄落在地上的嗒嗒声与几十个轿夫走路的嚓嚓声起落同时,在长长御路上,除此之外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

走在最前面的是六十四位引幡人,高举万民旗伞。

接着是皇帝卤簿仪仗队,有两千人之多。他们举着各种兵器幡旗和各式各样的纸扎或绸缎制作的“烧活”。那是一场由世间走向冥间的仪仗。与其说源源不断的人流中充满着悲戚,不如说那是皇家告别世间的盛会。

卤簿仪仗队后面,是另一队长矛轻骑兵。在他们的长矛上飘扬着红色长条旗,后面跟着马枪骑兵。

那些骑兵属于皇家禁卫军,他们身上穿有镶红边的灰色军衣。

紧接着后面的是一排排穿着红衣服的仆役,举着绿、红、紫、黄等各种颜色的旌旗和低垂的绸缎条幅。

突然间,出现一些高大骆驼,骆驼满身绒毛清晰可见。它们的驼峰上背负着用黄绸包裹的搭帐篷的必需品,排成两列纵队,缓慢行走在道路的两旁。

接着出现的是一群仆役,迅速打扫着路途中马匹、骆驼留下的粪便;然后出现的是一群穿黑衣服的朝廷官员;在那些官员后面是两顶用金黄色绸缎装饰、由轿夫抬着的轿子。

各种各样的动物、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颜色装饰汇成一股巨大无边的潮流缓慢扑卷而来。

骤然间,前面出现了一个闪烁着金黄色火焰的灵柩,灵柩离地面很

高,体积大得吓人。那是一个方形灵柩,灵柩上的黄色绸缎在阳光下就像是一道燃烧着的火焰。灵柩由一百多个轿夫用长长的竹杠抬着,个个身穿孝服,起落步伐一致,犹如机器一般。只有一位藏传佛教僧侣用小木槌击打着羊皮,敲击出了轿夫们抬灵柩的步伐节奏,在寂静中,那种声音冰冷阴沉,令人抑郁,好像所有的围观者都要随着灵柩迈入地宫。

刹那间,到处都是绣满龙的黄、绿、红、蓝等各色旌旗。那些旌旗组成一片方形或圆形的黄色海洋;在浩瀚如云的轿子、小矮马、旌旗和丧旗之中出现的是大批和尚、道士、尼姑、道姑和藏传佛教僧侣,他们身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法衣,手执上通天堂下通地狱的法器,刺耳的吹奏、沉闷的诵经一下子压过了混杂的脚步声,没有人知道那是天堂的音符还是阴间的召唤。

在那群藏传佛教僧侣后面是大批的清朝高官,亲王、御史和大臣,所有那些人身上只穿着黑色丧服,官帽上所有红珊瑚和蓝宝石顶子、孔雀羽毛都已被摘掉。那些朝廷权贵神情肃穆,衣着质朴,就像寻常百姓一样。一阵沙尘突起,将所有人掩在了风尘之中。

“停。”随着声音,眼前的画面顿时消失,灯亮起来。不大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似乎还没有从方才的场景中恢复过来。

突然明亮起来的灯光诱发出温暖的幻觉,从而加强了人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一位中年女子站起来,脸上充满自信:“我们刚看到的是康熙皇帝葬礼的一个场面。时间:1722年。”

屋子里的所有人仍然呆呆看着长桌前说话的女子。

女子脸上露出一丝看不出的微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整个送葬队伍长十几里,从北京到陵地,沿途几百里,每段距离之间还要搭设芦殿,供停灵和送葬队伍休息。从紫禁城到清景陵的道路有241里,要走整整五天。”

“五天?那琳,你怎么知道?”坐在长桌最后面的一位中年男子问。

“晋松,你在故宫档案馆待了那么久,难道不知道?”那琳看上去更加得意,她没有理会对方的问题,接着往下说。

“我们现在做的是严肃的正史,所有细节上,都要还原以前的实情。细节,细节是金,没有准确真实的细节,我们在节目中展示的历史就是空的。人世间最了不起的历史,其实就是来自对于细节的注意和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后来探讨历史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那些牵动历史引擎的细节。如果我们现在做的节目能够吸引住千千万万观众的眼睛,能够勾引起他们寻找历史中有趣的细节或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地标,让人们达到思维上的高潮,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那琳,《清史百集》中,这一集专门讨论康熙遗诏,或者说是雍正继位之中的问题,恐怕是最有争论的一集。”坐在墙角的一位年轻人说。

“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播出的《雍正王朝》轰动一时，但是那是戏说。雍正继位的争论一直没有明确定论。而雍正在位的十三年又是清朝历史的关键时期。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学者与艺术家都有一种讲故事的冲动，但只靠统计、研究，甚至第一手的事实调查，构成的只是一幅不完整的图画。我们现在就是要设法完成一幅完整的图画。继位之说就是题目，这个题目可以将这一集变得精彩夺目。”

“为什么？”坐在后面的一位戴眼镜的男子问。

“因为历史中的游戏从来没有结束。”那琳摇摇头，意思是说，这是多么愚蠢的问题。

提问的男子接着问：“关于雍正是合法继承皇权还是篡位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在所有档案中，也没有确切的史料做证。就目前来看，合法继位的论点更说得过去，我们在节目中要如何编排？”

“好就好在有争论，有争议才有亮点，有争议才有看头。我的建议是合法继位与篡位两种观点在现场进行辩论，并且直播。”

“那很可能会把节目搞砸。我们没有任何确定的数据啊。”

“我觉得这很棒，因为总体上一片混乱。混乱对历史学家有好处，能让他们探索各种缝隙和缺口。争辩产生对思想的热爱，争辩本身带来无穷尽的快乐。争辩的过程，能够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享受精彩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的兴奋感。当然，在历史巨大疑点中寻求答案，并非只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面对的麻烦是：真相总是难以触及，真相很少，只有一个。诸位都是清史专家，这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本事？这又不是戏说，这可是严肃的正史，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我们只剩下两三个礼拜。这样做会有风险。”

“人一出生就有风险，那就是死；你要尝试，就有风险，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办法，预算就是这样。”

“那琳，主持这一集的除了你好像还有秦迈？”

“对，秦迈，有问题吗？”

“为什么是他？他不是一直在搞明清瓷器吗？”

“当然，秦迈专门研究的是康雍乾时期的瓷器，同时，他也出过不少

关于雍正的研究文章。”

“就因为这些？”

“他声音很好，出现在舞台上会有更好的效果。”

“声音？你怎么知道？”

“他是京剧团的票友，在那里，秦迈可出了大名。”

“京剧票友？就因为这个？”

“不，更重要的是我们找不到比他秦迈更合适的人。”

“那么，他怎么不来开会？”

“他人不在北京。”

“他人在哪？”

“纽约，他手上还有一些其他业务没有结案。”

3

走出会议室,站在走廊窗下,那琳自己也奇怪,她方才在会议上怎么会重复秦迈私下里同自己讲过的话,更奇怪为什么自己会那样回复问题。“声音好”居然成了要秦迈出场的一种说法。

不过,那琳对自己的说法很认真。她自己就看过秦迈在舞台上的姿态。偌大戏场乱哄哄的气氛中,只要秦迈的声音一出现,就能够将台下的观众吸引住,让所有人随着他的声音起伏,忘乎所以。秦迈自己就说过:“在舞台上,需要的是声音的震撼力。好的讲演者应该能控制整个舞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对还是错,台下的观众永远都会被她牵着走,为他疯狂。”

如果说秦迈的声音曾经伴随过那琳,不如说秦迈的声音影响了她的判断力,更多的时候让她迷惑。“三更起,九重天,望西北雪漫漫,一盏清酒送君怜,梨花已过空无痕,哪个是雪,哪个是我……”那种唱腔直到现在仍然让她神魂颠倒。每次回想起来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亢奋,感觉到说不出的凄凉,身上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在发烫。在她来看,秦迈的嗓音是绝世之音,他能够将几百年前的词唱出百川之色、千湖之景,他的唱腔能够令听者为之动容。

那琳一生中,能被她看上的男人没几个。她有太多的自信。她很聪明,很漂亮,也很懂修饰。她有女人特殊的时尚眼光——几乎带点男孩子气的服装:修身长裤,套头衫和平底鞋。她几乎不化妆,所以她的肤色看起来很清新。在她看来,低调和舒适就是时尚。她喜欢真实,追求真实,她不喜欢夸张,夸张让你陷入虚妄,只有在真实中,你才可以体验舒适,而舒适的欲望意义深远,它塑造人类的态度和市场。

她出现在男人面前的时候,会让男人产生各种幻想,你会想象着如果她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唉,男人都一样。二十年前,当秦迈将幻想变成真实的时候,却又是手忙脚乱,刺激迷茫,之后连一句温存话语都没有,就溜烟跑了。你可以理解为那是刺激以后产生的恐惧,也可以理解为男人对女人的认识: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该死的男人,火山爆发之后只剩下没有感觉的残渣!”她捧着残渣,心中回想着火山上亮丽的焰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读不懂秦迈的思维,很有可能是因为女人用左边大脑思考,而男人则是用右边大脑思考,因此,他们看到的人与世界完全不同。

她与秦迈自幼成长在“铁狮子胡同”的红楼院落中。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环境。站在大门口与在院子中的感觉完全不同。院子被一片灰色的高墙围住,高墙上爬满了青苔。院子外面行走的人好奇里面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院子里的人则奇怪为什么这个院落中似乎总是有鬼魅在夜间出没。对于那琳而言,她一直好奇的是院子大门外面的两座大石狮子。在他们九岁的时候,秦迈偷偷告诉她:“大门外的石狮子到了午夜会走下来在胡同中散步。”

“你怎么知道?”

“当然是我看见了。”

“真的吗?”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

“什么时候?”

“夜里十二点十三分。”

她还真的在夜下偷偷溜下了楼。脚踏在黑漆漆的石子路上,与白天不一样。白天,你想的是未来,夜下,你看到的是过去。那种感觉直到现在还存在。秦迈拉着她的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还有晋松。晋松当时不过是一个穿着花棉袄、永远被人嘲笑的孩子。他们一起溜到大门口,顺着门缝走到街上。街上雾气一片,几乎看不到行人。他们转到石

狮子后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狮子的腿居然跷起，狮子头上冒出一股股的白色气流，而狮子的颜色怎么会变成黑色？

“三百年前，这一对狮子是铁铸的，所以这一条胡同才叫‘铁狮子胡同’。”

“什么时候变成了石头狮子？”那琳问。

“应该是在一百年前。”

“你怎么知道？”

“看大门的老头说的。”

“哦？你是说老李头？”

“是，听说人家以前跟皇家攀过亲。”

如果说就连看大门的老头都有来头，那么，这一条街上就应该有更多的故事。秦迈就是讲故事的人。天晓得秦迈从哪里知道那么多有关这一条胡同里面的故事的。无论怎么说，他说出的故事都似乎真有其事：“那琳，就是这一条街，明末魏忠贤来过。”

“那可是历史上最出名的太监。”

“那琳，咱们住的地方，原来就是崇祯皇帝老丈人住过的地方。”

“你是说，这里原来住的是明崇祯时田贵妃之父田畹？”

“那是当然。”

“所以？”

“所以，后来陈圆圆就住在咱们现在聊天的这个院子里。”

“陈圆圆？”那琳不敢相信秦迈的话。怎么可能！

“田畹就是在这里招待的吴三桂。吴三桂就在这里认识了陈圆圆。咱们这红楼后面，原来是一片房子，一片长廊。就是在那一片房子里面，陈圆圆的舞姿夺走了吴三桂的魂。三百年前，惊天动地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琳奇怪，不知道秦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一条街上的事情感兴趣，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趣闻。“到了清朝，这一条街更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走动的地方。那个时候，这里是皇亲国戚才能够住的地方。我们住的院子，以前就是乾隆皇帝五弟和亲王弘昼的王府。往西

走,是和敬公主住的院子。”

“和敬公主?”那琳问。

“乾隆皇帝的第三个女儿。”

“那么,这一条街都是皇亲贵族所居之地?”

“那是当然,如果现在还是清朝年间,不要说是住在这里,咱们根本不可能走进这一条街的。”

“为什么?”

“清朝时期,这里只有满族人才能够住,汉人只能住在城外,像是天桥一带,城里是不能住的。只有一位汉人能够住在这里。”

“谁?”

“戴震。”

“戴震?”

“撰修《四库全书》的人。梁启超和胡适称他为中国近代科学界先驱者。”

如果说秦迈所讲的足以令那琳感兴趣,那接下去说的更足以让她心惊。清朝末年几乎所有历史书中记载的重要人物都在这一条胡同中出现过。这里是伟大历史的源头,是一切偶然事件的起点:清朝末年,这里是总理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指挥甲午海战的中枢机构就在此;甲午战争以后,海军没了,这里变成了清朝的陆军部;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与孙中山国事会议就是在一进大门的钟楼里面举行的;而孙中山就是在这条胡同的西口和敬公主府中去世的。接下去军阀混战时期,这里又成了段祺瑞的执政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就是在前面大门口的石狮子前被打死的”。到了日本人侵略中国之际,这里成了冈村宁次的关东军司令部,“就在灰楼后面,那里现在还有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水牢”。国共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了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

“铁狮子胡同,这是一条多么奇怪的胡同。”秦迈几天前离开北京时还在同那琳说,“三百年的历史中,一切偶然发生的事情和必然发生的事情都凝聚在这一条胡同中。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是怎么走进这条胡同的,又是怎么走出去的,谁也不知道。那些了不起的人物的呼吸仍然滞留在这里。到了晚上,如果你稍微留意,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秦迈讲述的时候,一本正经,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似乎那些事情都是不容置疑、铁板钉钉的事实。更进一步说,他似乎与那些事实都有牵连,或者干脆说是他参与其中。

“秦迈,你在瞎扯些什么呀。”那琳听得毛骨悚然。

“几百年来,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一直都在到处跑,但最后,总是回到